

百家丛书

怀
师
友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子
字
购

I=6/14

69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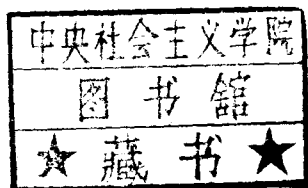
· 百家丛书 ·

怀 师 友

千家驹



200303171



人民日报出版社

封面设计：曹辛之

责任编辑：张炜天

DK13/01

·百家丛书·

怀 师 友

千家驹

*

人 民 日 报 出 版 社 出 版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4 字数60千字

1987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5000

书号:10132·087 定价:0.90元

I S B N 7—80002—008—8/ I ·6

雨後出居景物妍縱觀胸
次暫悠然踰躑我個黃胡
蟬娟靜一叢白杜鵑細浪
層沙渚水漲也青縹緲四
山鮮過窗却憶宵來事
地雪聲撼枕邊

舊詩雨後
家駒同老翁

爆竹驚殘歲金尊統百憂平生唯白髮檢點
老清派兵火黏天急饑寒匝地愁長歌先
所地更上一層樓豈有形天不能容百姓
獨夫猶肆虐舉國欲同盟血浪將漂杵
哀聲是勝兵手脩頓努力前途日光明

家駒先生丙子
叙倫書廿五年除夕作

馬叙倫先生墨迹

编 者 的 话

《百家丛书》同读者见面了。

我们愿把这份精神上的礼物，奉献给一切关心改革、思考改革和从事改革的人们。

本丛书定名为“百家”，是取“百家争鸣”之意。本着这一宗旨，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国内专家、学者、作家和各界人士有关意识形态的各种问题的著述和作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著述和作品，为广大作者和读者提供一个小小的百花园和群言堂，使之起到开阔视野，活跃思想，交流信息，启发心智的作用，从而为党所领导的改革和开放政策服务，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

我们欢迎各界人士为本丛书投稿；欢迎对本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提出批评和指教。

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自序.....	(1)
纪念蔡元培先生.....	(3)
纪念沈老, 学习沈老.....	(10)
纪念马寅初先生.....	(26)
怀念马夷老.....	(37)
悼念史良同志.....	(43)
冯玉祥将军二三事.....	(48)
与叶挺将军的一段交往.....	(54)
从打牌追念范文澜同志.....	(59)
我所知道的张志让先生.....	(63)
悼念沈志远同志.....	(77)
缅怀李任仁先生.....	(86)
一个国民党真正的左派	
——纪念陈劭老诞生100周年	(91)
怀念陶孟和先生.....	(101)
论胡适.....	(11)

回忆《大众生活》在香港

——纪念韬奋先生……………(117)

自序

杜甫在他有名的《赠卫八处士》诗中有句云，“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杜甫写这诗时，大概年还不满五十，他的头发已经灰白，故友凋零，半已不在人世，所以感触万端，有“世事两茫茫”之叹。

我今年78周岁，比老杜当年还多三十岁。鬓发如霜，访旧几乎已“全为鬼”了。但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杜甫经安史之乱以后，又值荒年，他曾拾橡栗，掘土芋充饥，忽然遇到了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殷勤地献出美酒黄粱，自然又感慨又欣慰。我则处在十年浩劫后万象更新的新中国，拨乱反正，祖国欣欣向荣，缅怀故旧，一方面是怀念师友对我的关照和帮助，同时也展示这些前辈的风范，为人处事的高尚品质，作为后人的楷模。

我自二十多岁北大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已有

半个世纪以上了。我是研究经济的，五十多年来我一方面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一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我接触到各方面的人物，其中有的是学术界的老前辈（如蔡元培、胡适、陶孟和、马叙伦、马寅初），有的是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政治活动家（如沈钧儒、冯玉祥等等），有的是我的师长，有的是我的好友，有的同我长期战斗在一起，有的只有片段的接触，但他们都对我发生过重大影响，对我的事业、学问有启发性的作用。这里收集的文章多半是我在这些师友逝世或诞辰若干年所写的纪念文章，大多数在报刊上发表过，也有的是这次特地为本书写的。现在汇集在一起，作为我生命史中的鸿爪，献给读者，亦以表示我对这些师友的怀念。

作 者

1987年4月13日于北京

纪念蔡元培先生

蔡子民先生逝世40周年了。纪念蔡先生，我是不够资格的，因为当我于1926年进入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蔡先生虽然还挂着“北大校长”的名义，事实上他早已离开北大了。我同蔡先生仅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会时见过一面，从无亲聆教诲的机会。但是今天我仍然要作为蔡先生的一个学生，写文纪念他，主要是希望我们学习他提倡学术自由与坚持原则的精神。

蔡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是在1916年12月，在此以前，北京大学是一个著名的乌烟瘴气的大学。辛亥革命以前，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学生多是一些官僚纨绔子弟。辛亥革命后虽改了名，实质丝毫未变。一些学生官气十足，生活腐化，他们进北大是为混资格，不是为求学问。蔡先生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大加整顿，风气为之一变，他采取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办大学的方针

与制度，来代替京师大学堂过去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他提倡学术自由，主张不论什么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该允许其存在；不同主张的教员，不分新旧，只要学有专长，就可以自由讲学。他主张让学生们自己进行鉴别和选择。他到校不久，就聘请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即文学学院院长）。这种“民主”、“自由”的作风，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在旧北大，封建思想意识占主导地位，提倡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就是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挑战。

蔡先生在答复顽固派林琴南的那封著名的信中，阐述了他的这种学术民主的观点：“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

事实上，蔡先生确是贯彻了他这种学术自

由、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在他所聘请的教授中有共产主义者的李大钊，有激进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胡适、钱玄同，有拖着长辫的复辟派人物教“英国文学”的辜鸿铭，也有思想激进教“中国小说史”的鲁迅，甚至连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也登上了北大讲坛。梁漱溟先生投考北大未录取，他在《东方杂志》上写了一篇讲印度哲学的文章，蔡先生看到后，认为也是“一家之言”，竟破格请梁先生到北大去教书，所以冯友兰与梁漱溟虽年龄相差无几，而梁却是冯友兰的老师。蔡先生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拔人才。

当我进入北大时，蔡先生早已离校，但他所倡导的这种学术自由的流风犹存。不但教师中，左、中、右都有，即在学生中，也有各党派的活动。可以说，中国当时有多少党派，北大学生中就有多少党派。当然，许多党派都是在地下而不是公开的，因为那是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时代。北大师生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国家主义派，也有无政府主义派；有立宪派，也有复古派。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虽然都是地下组织，但同学们都心明眼亮，谁是什么党派，大家是一清二楚的。北大之所以在每次学生运动中都能起先锋与骨干作用，与北大政治空气之浓厚是分不开

的。另一方面北大的学术活动也是十分活跃的，学校有各种学会的组织，如：经济学会，政治学会，法律学会，物理学会，化学学会，数学学会，地质学会，哲学会，教育学会等。各种学会经常举办各种学术报告会，辩论会，这也是蔡先生所遗留下来的好学风。

北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听课自由。任何一门课程，不问是否本系学生，都可以自由去听讲，学校决不加以干涉。文科的学生可以去听法科的课，也可以去听理科的课。甚至不是本校的学生，也可以自由来北大听讲。只要教室坐得下，学校或老师也从不加过问。非本校学生来听课，不必办旁听手续，有一个专门名称叫“偷听”。但“偷听”非偷偷摸摸之谓，他们可以堂而皇之正大光明去听，并说明自己是“偷听生”。所以每当有名的教授上课时（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教室都坐得满满的，其中多数不是本系学生，甚至不是北大的学生。这也是蔡先生所树立的学术公开的新校风。教授之中，可以唱对台戏，有的讲马克思，有的讲凯恩斯，有的主张文学革命，有的大讲国故，主张复古。总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蔡先生一贯的办学方针。

第二件事，我想讲的是蔡先生坚持原则的精神。1932年，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

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当时他们准备在北平成立一个分会，分会推胡适负责。杨杏佛先生为此事特来北平，商谈设立分会的事。我于1933年1月24日写了一封信给胡适，信中说：“近阅报，上海民权保障同盟在北平有分盟之设，且得先生主持组织，闻讯鼓舞，为之雀跃。近数年来，国民党执政之结果，青年之冤死于莫须有之‘反动’罪名者不可以数计，在狱中有十三四岁的青年，惨遭种种非刑的拷打，度着比地狱也不如的生活，判决从未经过司法部门，只不过随军事机关主管人员之喜怒而决定了一个青年的命运。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在消极方面是援助这一呻吟于人间地狱下的青年学生；在积极方面是争取法律所赋与人民身体、言论，出版之自由保障，在今日真是急不容缓的工作。……因此，我们要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不问他是共产党或非共产党）的主张来，要是真有所谓‘扰乱社会治安’行动，亦应交由司法机关审理，否则一律省释……”（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168页）。胡适收到我的信后，就介绍我去见杨杏佛先生，杨先生要我负责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具体工作。

不料胡适基于他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竟向上海《字林西报》记者发表了一篇谈话，反对民权保障同盟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胡适的这

一立场显与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不相符合。于是，民权保障同盟立即打了一个电报给胡适，质问他：“本日沪《字林西报》载先生谈话，反对本会主张释放政治犯，……与本会宣言目的第一项完全违背，是否尊意，请即电复。”2月28日宋庆龄、蔡元培又以个人名义给胡适一电，质问胡适：“养电未得尊复，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盼即复电。”后来胡适复电说是他的原意。民权保障同盟的宋庆龄、蔡元培两先生收到胡适的复电以后，即宣布开除胡适的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员资格。此事曾在中外各报公开发表，在当时是颇为轰动一时的。

由此可见，蔡先生在外表看来好似一个“好好先生”，其言讷讷，如不能出诸口，但在原则性问题上坚持立场，一点也不含糊的。我们都知道蔡先生与胡适的关系十分密切，胡适自美回国，即被蔡先生聘为北大教授，胡适的出名也是由于北大，蔡先生又是一个极有涵养不轻易得罪朋友的人。这次在处理胡适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问题上，却一点不讲情面，毅然决然把胡适开除出民权保障同盟，这是蔡先生十分令人敬佩之处。

北平民权保障同盟后来没有什么活动，倒并不是由于胡适被开除出盟；而是因为不久杨杏佛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因而民权保障同盟也不能不停止活动了。

纪念蔡先生，我们要学习蔡先生提倡学术自由的民主作风。

纪念蔡先生，我们要学习蔡先生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